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九十九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社址：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　四角　半年二元　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本報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集合熱心救亡人士，發表關於救亡之一切言論，報導全國救運消息。惟報館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捐款直接寄遞或賜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尚希注意。

汪馥泉編　中日戰爭預測（四版）　實價國幣一角　經售處：救亡日報社

醞釀中的上海傀儡組織

本報特稿

上海淪陷之後，敵人最初因爲軍事緊張，一時無暇注意政治組織，所以一直到攻陷蘇州無錫之前，並未積極地推動過上海的傀儡組織，加之上海方面終於是一個抗日運動中心，他方面民衆飽受敵人砲火的教訓，對漢奸活動無不痛心疾首，準備嚴厲制裁，所以這一運動雖則不少喪心病狂的人在那兒奔走接洽，而終於因爲沒有一個稍有名望者肯出頭組織，因之樓梯響了許久，而始終登場者終于未敢露面。接着進攻南京的軍情緊急，駐滬日軍紛紛北調，淞滬後防虛空，甚至浦東南市地方無人負責，於是素不爲人所注意之蘇憲文突如出現，大登啟事，自稱「受道友之督促」，在浦東組織「大道市政府」，對于蘇憲文，滬人都不詳其歷史，據日人無線電台播音發表，說他是福建人，過去曾從事于紅十字會活動，至于實際上是何等人物，當然無由知道，蘇的能夠傀儡登場，據確實情報，實由于他和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楠本的私人關係。成立之後，最初本擬大事宣傳，形成總轄上海市的傀儡機關，所以四出找人「幫忙」，和收買失業警士警佐，但是上海終于是個中外通商大埠，蘇憲文不僅沒有名望足以號召，而且舉動怪誕，（如自稱受「道友」速駕，及擅製太極形市旗之類）外國新聞記者嗤之以鼻，不加理會，故雖「成立」日久，而對實際上爲上海精華所在之一二特區，均無法開展，此事爲松井所悉，大爲不滿，對楠本不無斥責，認爲上海地位重要，如有傀儡組織，非有足號召之人物出面不可，因之「大道」僞府所掛之旗一時曾由敵軍卸下，不准懸掛之事。

敵人因佈置「大道」失敗，乃轉換方向，向「聞人」方面着想，敵人理想人物，爲避居香島之杜月笙氏，對于杜氏，敵方方面曾囑前在市黨部工作，某中級幹部，向杜氏接近人物奔走，但均遭拒絕，該幹部以路不通，乃退而求其次，向另一聞人張某接洽，張氏深知困難，乃託以「如治老能出名負責，本人當可幫忙」，蓋明知治老年老消沉，決無出面之意，故可藉此以自卸也。

對此計劃失敗之後，乃轉而改用威脅利誘方法，誘引上海富有資產之人物，最初使人示意，謂某方甚盼與中國負責方面人士接談，首在對上海善後問題交換意見，如對方拒不見面，即進一步而用威脅手段，例如說你假使不肯出面，你在戰區財產將被沒收等等，這一點，大約就是使陸伯鴻送命的原因了。

敵方策動傀儡組織，一則因爲上海國際情勢錯綜，日本根本方針未定，二則因爲策動者人自爲政，不相聯系，故事權極不統一，譬如大使館方面，接洽此事者爲清水，此人在平京各地甚久，故在中國人中有不少「朋友」，比較懂得實情，故不主輕舉妄動，而海軍方面的冲野，和特務機關的楠本，則主張儘可能的從速促成，以壯聲勢，因爲此三者之間已經各有意見，所以策動僞組織者亦不能不有多派，第一，以姚慕蓮，傅筱庵等爲中心（並擬推榮宗敬入夥）爲一種以保全自己財產爲目的的傀儡組織，對方爲海軍方面之冲野大佐，此派最初定名戰區物品搬運會，以搬出戰區貨物爲號召，使一般在南市閘北浦東有產業者入彀，後來漸進一步，改名「市民協會」，因有實力背景，故在各派中最佔勢力，第二，爲「市長派」，這大約是陳覺生自擬爲上海市長之故，這一派的中心人物，除陳覺生外，還有一個任某，此派野心甚大，不滿意于地方組織，其目的在與北平僞組織勾通，而使之成爲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下的一個東南方面的市區，這兩派之間，因爲各人立場不同，頗多摩擦，于是在二者之外，再有了以陸伯鴻爲中心的混合運動，這一派，擬將兩者混合，名目上不與北平僞組織聯絡，所以最初定名爲「戰區善後會」，後來因爲內部有人反對，乃改用了「復興會」的名字。這種運動經過了相當時期的「熟商」，最後決定了二十一個委員的名單（榮宗敬在內），在南京路中國通商銀行樓上正式開會，議定了九條章程，正式地決定了「市民協會」這個名稱，並且擬好了一篇宣言，說這祇是一個「慈善性質」的機關，而並不是政治組織，大會成立日期，也決定了廿七年元旦，可是第二天陸伯鴻被刺，要保全身家反而性命不保，于是內部發生問題，這傀儡組織變成了暫時的擱淺，不過，對方對于這事件的策動並未中止，也許過幾天之後，又會有新花樣出現，不過上海並不是一個死城，在無言的沉默裏面，全市民對于這些沒有國家觀念的漢奸表示了深刻的憎恨，那麽用血來寫的記事，也許還要繼續下去的吧。（楊暟，自上海，四日）

滬金融界要人談上海金融安定

（全民社）上海金融界某要人於最近轉粵抵漢，記者往訪之於寓中，記問答如次：（問）上海地方人民協會事如何？（答）我離滬時，尚未見若何具體事實，只有些空氣，上海有一部份人擬出而作商業上之維持，他人亦具此希望。比如要恢復市面，水電問題不能不解決，即須有人主持，但亦只有些空氣，具體事實，直至離滬時尚未有知。（問）先生對于此事意見如何？（答）我的意見，凡事只要有法律上根據，否則誰也不敢與聞。（問）上海所謂大道市政府情形如何？（答）確有此事，主持者聞係福建人，聽說中國話也不能講，當然是日本人一手所造成的。（問）上海陷後，金融界情形如何，此間聽說，日方有收買法幣之事，確否？（答）並無所聞，上海陷後，金融情形照常，只是較前清淡而已。（問）法幣發行數量可知其約數否？（答）照舊。（問）各銀行現在營業方針如何？（答）照舊。（問）銀行業有無受阻礙情形，日方有何搗亂行爲？（答）無。（問）國外匯兌是否仍照前自由買賣，有無限制辦法，最近行市如何？（答）仍照前財部所頒安全金融辦法辦理，外匯行市，亦能照舊。（問）日人在上海金融方面，有無計劃，有無自發紙幣之事？（答）無，日軍發餉，據聞亦係我國法幣，確否不知。（問）抗戰以來，銀行業損失有無約計，各銀行有無緊備現象？如裁員減薪等。（答）損失尚無約計，爲數自然極大，有分行在戰區者，損失尤多，但分行多者，此時亦有挹彼注此，盈虛相濟之便，各銀行自然緊縮，裁員有之，減薪尚無其事，總之，金融業等于人身之心臟與血脈，如人身，面目四肢，雖稍受損，但心臟尚保全無壞，此時吾人應竭力保全心臟，使勿受損。（問）先生今後行踪如何？（答）或須入川一行。至此，記者乃興辭而出。

戰事報導

我克復全椒南潯　濟寧昨日失守

（徐州十一日電）我徐州沙河集及張八嶺一帶之游擊隊，取得聯絡後，分向全椒反攻，激戰結果，於十日收復該縣，是役奪獲敵機槍六與衝鋒式步槍一百七十餘支，我游擊隊收復縣城後，全椒縣長某隨大軍入城安民，全城人民重覩天日無不歡欣若狂○津浦南段正面，十一日沉寂，敵大部集結徐州及沙河集一帶。

（金華十二日專電）浙北我軍重收復南潯。

（金華十一日電）杭州一帶，我難民食糧，被敵搜刮殆盡，公有物品，及民間較貴重物件，亦囊括以去，每日有汽艇四五十艘，裝載是項贓物，由秘木塲運往上海，敵軍此種行爲，直同盜匪。

（徐州十一日電）軍息，敵付重大代價後，於十一日晚佔我濟寧，我軍現集結某處待援反攻。

（漢口十二日電）大名之敵，十日又增至一千二百名，有再犯南樂企圖，彭城鎮之敵，遭我連日打擊後，已向邯鄲退却，磁縣我劉部游擊隊，與萬部×團取得密切聯絡，現已進至保定南三十里張登鎮一帶。

（鄭州十一日電）據報，彭城之敵，遭我運日打擊後，已向邯鄲退却，我游擊隊當自陽台鎮東進，磁縣代理縣長田裕民亦隨軍返鎮。

敵機多架整日肆擾　卅二架昨整日犯粵

△廣九路受損害

敵機卅二架于昨（十二）日自晨至晚分四次輪流進犯鐵路公路，第一次上午八時四十五分敵機六架，在中山上空發現，經虎門到東莞縣城外河邊之公路投彈六枚，該處橋樑幸無損壞，敵機退兇後轉沿廣九石[illegible]等站到黃埔出海，[illegible]五十四分敵機五架[illegible]上空出現，向北[illegible]兩架各爲一隊，[illegible]粵漢路小坪源潭[illegible]久，距九時五分[illegible]敵機六架，復[illegible]起航向北飛，[illegible]，黃埔，源潭，會同第二批敵機共十一架，于十時在灣江投彈十餘枚，再飛至清遠英德投彈數枚，又折返灣江投彈數枚，路軌頗有損壞，廣韶電話亦被炸毀，各敵機于正午南飛出海。第二次正午十二時廿分，敵機四架又在粵漢路銀盞坳軍田間之深坑投彈數枚，二時出海。第三次下午二時廿一分，敵機六架在源潭投彈數枚，下午三時三分，又有敵機三架在花縣盤旋後，即南飛掠過白雲山上空，即遭我高射炮隊轟擊，敵機倉惶向南岡方面出海。第四次下午六時十分，敵機兩架又在唐家灣出現，到粵漢路在軍田源潭兩站，各投彈兩枚，即南飛抵廣九路南崗站又投彈三枚，路軌畧受損壞，至八時兩敵機即經黃埔飛竄出海。

本報　廣州版十日合訂本第一輯　出版　實價二[illegible]

歌詠巡行速寫

十一日晚上，沒有燈，潔白的月亮照出中央公園前一堆一堆的人影，他們在互相傾訴甚麽○昨晚，他們已經靜靜地等了幾個鐘頭，爲了表示對祖國底熱烈而誠摯的愛護，他們不願意因敵機夜襲而停止這向敵人示威，要求民衆提出決心的保衛華南歌詠大巡行，所以，正如在前線偵察的哨兵窺伺敵人一樣，他們沉默而緊張地待着○

過了八點鐘，是決定散隊的時候，大家的熱情似乎冷熄了，準備各自回家去，解除警報底長音在每個失望的心坎灌注了興奮的血液，年青的人們變得活躍起來，跳着，歡呼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非常迅速地，隊伍排好了，「義勇軍進行曲」底歌聲响了，火炬和火枝一列一列的豎起來，月亮的光輝也被吞沒，人們的心隨着升騰的火花跳動，歌聲更响亮，更明朗了○

熱血與火光聯成一片，襯托出偉大民族的偉大子孫底心——它們同時跳蕩，同時呼喊：

「武裝保衛華南！」

「擁護政府抗戰到底！」

黑的頭，白的旗，紅的血，金黃色的火，滙合成比鐵更堅實，比士敏土更結結，比飛機大砲更有威力的隊伍，瀑布一般急湍着，激蕩着，從漢民路流出長堤，一直向六二三路傾瀉○

讓敵人來得更殘暴，更兇狠吧，中華民族有更強壯，更結實的隊伍，這只是英勇的一部份國民！

珠江的水被歌聲激蕩得澎湃起來，快要睡覺的人被吸引到門口○平常是悠閒而靜寂的大同路，十七甫，漿欄路，豐寧路也變成緊張而熱烈○

人們的聲音雖然沙啞，火把漸漸少了，而那呼喊仍然是高朗，結實！

隊伍到達西瓜園，每個面孔都找不出疲倦的顏色，在高呼口號以後各自散隊，西瓜園又被寧靜的空氣包圍着，可是，遠遠地還有熊熊的火把在燃燒，响亮的歌聲在廻蕩，保衛華南的口號散播到更廣泛的地方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晚，敵機的夜襲以後，民衆帶着歡悅的心情，想着保衛華南而入夢○（泉剛）

我們要救國　我們也要吃飯

——三千搾油工友的呼喊

這幾個月來，在報紙上不時登出了關于搾油業的工友和老板爭執的消息，好像一直沒有停過。在十一日下午四時，南大搾油廠的工友實行了停工。十二日下午記者跑到河南同福路「搾油業職業工會」一所二層洋房的前樓，找着了工會的負責人劉與和溫秀清兩先生，在我們談話的時候，陸續到了十幾位工友，把我圍在中間，沒有客氣和虛套地，熱烈地敘述他們過去的難以形容痛苦，和現在整天工作還賺不到一頓飽的生活。他們穿着陳舊的灰黑色的棉襖或夾衣，面上露出疲勞的黃色。有幾個比較年老一點的，好像了解一切地合着眼坐在角落裏養神。另幾個年輕人，輪流着對我敘說這次能工的實情，互相搶着補充說漏的地方。他們聲音很高，態度激昂的憤恨。他們都會說出這麽一句話：「我們要救國，我們也要吃飯。」現在老板們定下這麽使我們活不去下的新花樣，即如在我們身上加了一條大鐵鍊，動不得，我們怎樣能救國呢！」

「我們並不是故意跟老板過不去，」一個穿着黑布衫的工友在我右邊搶起來，「我們只要求他恢復從前的規例，不要加新花樣，不要加新花樣啊！」

在廣州的搾油廠有三十二個，工友一共三千六七百人。搾油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木搾」（即用人工直接壓搾），一種是「機搾」（即用人工加在機器上間接壓搾），木搾工友七八人爲一組，每天最多搾「五槽」（每槽等于三百斤）少者一二槽；機搾工友十六人爲一組，每天最多搾十五六槽，少者四五槽。在民國十七年時，木搾每槽工資三塊，機搾每槽工資一塊六毫。以後工資遞減，直到去年，木搾減爲一塊六，機搾減爲九角。拿機搾來說，工友們自早上六時起工作，一直繼續到晚間十二時爲止，除了花半個鐘頭爲吃飯的時間外，他們每天工作十七小時半，才能搾出十槽，所得工資爲九塊，十六個工友們，每人只得五角。此外，有些油廠連苦力雜役的工作也要他們做，自然，這是「報效」性質，沒有工資的。他們在平時所得到的工資，僅能維持他們個人的生活，養家當然說不上。八一三以後，他們爲了救國的熱血所驅使自動加入「救亡會」，參加救國工作。「我們工人也要救國的。」他們宣言着。不知怎麽一來，老板們竟不滿意他們幹救國工作，用停工和開除工友的手段來威脅他們。最陰險的方法是「縮工」，譬如木搾的工友，每天只限搾一槽，工資一塊六角，七個人一分，每人僅得二角多，他們並不是「失業」，但他們怎能活下去呢？現在工廠停了十九所，工友被開除二千七八百人——這二千七八百人現在輾轉在飢餓線上，半人半獸地活着！一本月八日，南大廠復工了，新花樣出來了：（一）機搾工資每槽七角五分，木搾每槽一塊六角。（二）從前是由工友自辦伙食，現在要由廠方包辦，工友伙食費由他方結算，在工資中照除，失業工友若要吃飯，每頓一角。（三）每個工友要交二十元保證金，若沒有錢的時候，則按日從工資扣下，直到滿二十元爲止。這是工友們上了工才知到的。

「去那媽」一個工友苦着臉對我說，「老板們的陰謀比日本仔還利害啊！」

「我們辦伙食的時候」，另一個工友對第二條發表了意見，「失業朋友可以來吃半碗粥——縱使大家一同吃半碗粥，也是好的，我們向來是這樣的，現在……去那媽——」

他們向廠方提出取消「新花樣」的要求，沒有得到允許，他們於是不得已停工。

「這是爲了我們三千七八條性命，否則，這個規例立起來，我們再不要活下去了！」

在去年八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十日，他們三千人餓了一天肚子，（因爲他們都沒有半個銅板的積蓄）參加抗日示威大巡行，這是政府的命令，而且他們自己非常樂意參加的。後來政府下令、老板們支給工友八月廿七半天工資，十二月二十日全天工資，老板直到現在還沒有遵從。工友們晚間到外間聽救亡團體演講，則有被關在廠門外，弄得沒有地方睡覺的危險，要是和各區指導員談談話，就會馬上被老板開除。

「我們想聽聽講救國道理的機會都沒有，」他們都悲憤地結束了他們的敘述，「老板們……簡直是漢奸！」

救運特寫　廣州市壯丁隊

惠福區社訓隊訪問記

屬於廣州市社會軍事訓練總隊的壯丁隊，編好的已經有漢民區，靖海區，惠福區，西禪區，海幢區，大東區，陳塘區，長壽區，東山區，芳村區，石牌區等二十九個區。每區的壯丁多的有三四百，至少也有一百多，他們都是從每一家商店或住戶徵來的，比如每家商店，有三個伙計的抽一個，五個以上，六七個的抽兩個，制服由各該店老板供給，薪金照發，並於受訓期內，不能藉故開除。在惠福區一區來說，第一期受訓的壯丁有二百五十人，已受訓兩月，期滿畢業了。現在第二期增至三百人，開第一期徵募的時候，有推委逃避情形，但上課兩個禮拜以後，壯丁們就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和深切地理解到自已的職責和國家民族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於是逃避偷懶的情形就慢慢減少，對工作也慢慢活潑緊張起來了。他們十六人爲一班，三班爲一小隊，三小隊爲一分隊。課程有軍事訓練，政治訓練，教育。爲了補救課程上的單調和枯燥，還加上音樂（教授救亡歌曲）野外操，脚踏車旅行等，壯丁之文化程度有十份之九是高小程度的，其他多爲初小程度，故於軍事和政治訓練之外，每晚設補習班，讓高小程度的壯丁自由參加；設識字班讓初小程度者自由參加。此外還注重組織與新聯絡，當局和民衆打成一片。該區教官發動隊員組宣傳隊，每星期六晚壯丁們便到大衆群裡作救國宣傳，也組劇社以利宣傳。並發動小組討論會，保甲長座談會，民衆與教官非常自由坦白地互談，討論，教官們還常常到店裡和老板店伙聚談，訪問，使消滅彼此間的隔膜。每個禮拜一的上午並讓民衆自由參加擴大紀念週。這些工作非常有效，市民們漸漸會了解中國現在是陷在一個怎樣危險的地位，他們自己應該怎樣來保衛自己的領土，並且了解現在的軍事當局是怎樣地和民衆站在同一戰線上了。——那是從每個壯丁的工作表現和民衆方面對各方面的座談會和對壯丁隊的新觀念的轉變就看得出來了的。最值得稱許的是教官們對隊員除了應用軍事上的整肅嚴格之外，還用教員對學生，父兄對子弟那樣的感情，使各隊員有自動工作的精神。現在惠福區內已挖好的防空戰壕已有五處了，每處都是由壯丁緊張地，興奮地在三天之內完成的。

爲征人募寒衣

社會軍事訓練總隊惠福區，以天氣已屆嚴寒，前方將士定感缺乏禦寒衣物，乃發起爲前方將士募集寒衣游藝大會，除該區担任演講宣傳之外，還聘請「鋒社」，「春雷社」演劇，以門劵所入，盡量撥作購買寒衣之用。演劇日期爲本月十三十四兩天，晚上七時。

正義·呼·聲

日本是一條最渴血的狗！

奧大利世界語者的中日戰爭觀

前記：——這是一個叫做 feo 的奧國世界語者，寄給暹羅世界語者 LuBi 君的信，LuBi 君轉寄來本市世界語出版的世界語宣傳什誌 AL LA NOVA ETAPO 編輯部。這可以代表國際一分部大衆的疑慮，我們打算給他加以解釋。各救亡團體或個人，假如有意思提供，望用中國文寫好，寄給 A.N.E. 的編輯部（本市郵箱一一六號），非常歡迎！——「新階段」月刊翻譯服務部。

……這裡觸到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日本軍隊在中國屠殺的問題。世界上的一切，比起中國的悲劇來，都會變得不足道的。不錯，中國大衆已經團結起來，可是目前只限于民族革命，將來會不會生出社會革命呢？打勝仗之後，中國的苦工是否不會被壓迫呢？，日本帝國主義和別的白色帝國主義跑掉以後，地主是否肯把土地分給貧困的農民大衆呢？紗廠女工是否依然做十六小時以上的工作，而生活得像牛馬一樣呢？跟着中國的再生，人們必需有一種新的生活啊！讓絲廠女工不要老是一座沒有腦子的機器吧，讓農民不要餓死在他的田野上吧。只有這樣子，才有萬萬千萬的新門士，爲中國解放而鬥爭！

讀報曉得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的增强了，使人多麽高興啊！中國戰鬥員的勇敢堅決，使人異常感動，而對於在日軍殘殺下的老人，婦女與兒童，我們的同情是無可比擬的。我們堅決相信，中國會得到最後勝利的！

有人以爲中國目前不但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要打擊一切帝國主義，我以爲這是不正確的。如果中國要打倒一切在華有利益關係的帝國主義，那麽，他們就會跟日本勾結起來，那就糟糕了。中國如果有外國的精神或物質上的帮助，很容易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德文有一句諺語這樣說：「狗多兎死」！日本是一條最渴血的狗，如果先把牠打得粉碎，別的狗是會逃掉的。我不僅是中國的友人，有幾點對于中國算是不滿意的；下一次我才告訴你。但我的靈魂常在你身旁，因爲我愛好正義啊！

我剛讀早報，有一個消息說天津附近大水，華軍打算把津浦線的堤垻掘毀，以便洪水淹日軍的後方。據報已有七千平方基羅米的土地，在日軍後方被水淹；因此供給頗爲困難。你看，連天時也帮忙「正義」的！……

你的朋友里奧（Leo）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在奧大利（荻原譯。）

現階段的民衆運動

李濟之

(一)民衆運動的重要

民衆運動是民族革命反帝戰爭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孫總理直至臨終的一刻，猶殷殷以一生革命經驗，訓示我們：「必須喚起民衆。」即蔣委員長在告全國國民書及廿六年國慶前夕向全國民衆廣播演講中，也指出了發動民衆的必要，他說：『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在寄于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强固之民心』……『唯望我全國同胞不論男女老幼，個個人貢獻能力，在中央領導之下，各盡責任，共同一致，努力奮發。必先要集中抗戰力量，然後方得排除暴敵的侵略，使我們民族做一個堪與各國並立于世界的民族。』在這個訓示中，我們知道民衆的力量是決定抗戰勝負的中心，在進行民族抗戰中，動員民衆，乃是一件基本的工作，它是勝利的必要條件，所以唯有把民族革命的基礎，建築在廣大的民衆力量之上，使廣大的民衆擁護革命，參加革命，纔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達到中國之自由平等。

可是，自從對日抗戰以來，我們對于發動民衆的工作，實在做得十分不夠，我們還未能動員廣大的民衆，使民衆的力量與軍事的力量配合起來。所以在前方作戰的軍隊，不特運輸，交通，搆築工事及救護等工作，得不到民衆的幫助，在前線一帶地區中，民衆都逃亡了，往往十室九空，我們的軍隊在自己民衆這樣堅壁清野之下作戰，連給養也感到很大的困難。而且，在抗戰軍事上，因爲我們沒有動員民衆來參加抗戰的神聖任務，軍隊與民衆脫節，不能發動廣大的游擊戰爭，以擾亂敵人的後方，牽制敵人的兵力；反而給敵人利用我們無知的民衆作漢奸，處處擾亂我們的陣地，致使我們在軍事上遭遇了很嚴重的挫敗。

這還是前方的情形，後方可又怎麽樣呢？大多數民衆，到現在還不明瞭抗戰的意義，和在全面抗戰中自己所應負的責任。甚而有一部份民衆曚昧于國家民族高於一切的道理，看自家的利益重于國家民族的利益，不肯把所有的人力與財力供獻政府，反而代敵人刺探我方的軍情，給敵人秘密運銷貨物，更以本國的原料去資助敵人。即以本省來說：據各方的報告，五個月來從沿海各地秘密運赴某地供給敵人的鎢礦，其數目很足驚人。

我們試想想：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民衆如沒有普遍的健全的組織與訓練，我們怎能夠與敵人作持久戰？怎能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現在民族抗戰已到最後嚴重的階段了，五個月來慘痛的經驗，與流血的教訓，不由得使們不虛心接受。我們應該立即開放民衆運動，使民衆運動成爲政治動員的基礎，進而建立全面的——軍隊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抗戰陣線，從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中，去掀動全國民衆抗戰的高潮，動員全國民衆，以充實抗戰的力量，取得最後勝利。

我們再退一步說，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縱使我們有雄大的軍事力量，在作戰的過程中，可以打敗敵人，取得暫時的勝利，但沒有發動民衆，使政治配合着軍事作平衡的進展，這種勝利，是不可靠的，因爲在軍事進展的中途，往往會出現利己主義的野心份子，爲取得個人的地位與權利，忽視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如同上面所說的一樣，以財物資敵及賣國求榮一類漢奸行爲，來破壞革命的大業，給敵人隨時以反攻的機會，而且單純軍事的勝利，沒有廣大民衆力量的監督，也常常會令到將驕兵惰，使政治爲軍事所劫持，結果抗戰的任務，將不能全部完成。因此爲保証抗戰澈底勝利計，開放民衆運動，組織廣大的民衆力量，實在是一件重要而且必須的工作。

(二)過去民衆運動的錯誤

民衆運動既然是這麽重要，但爲什麽到現在還未能澈底開放呢？雖然由于一部份人對民衆運動能深切認識，不相信民衆偉大的力量，主要的還是因爲鑒于過去的民衆運動因種種錯誤，而發生了不良的結果，所以不敢輕于嘗試。然而五個多月來，抗戰的經驗，我們已深深感到開放民衆運動，乃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我們不能因爲過去有了錯誤便因噎廢食，而應該探求過去錯誤的根源，指出克服錯誤的正確方法，急起直追，以補救當玆抗戰的弱點。過去的錯誤究竟在什麽地方呢？

第一過去民運最大的錯誤。在于做民運工作者動機的不純正與手段的失當。過去作民運的人，大都想利用民衆以造就自己的勢力，以爲奪取權位的張本，所以動不動要爭取民衆，以爲有民衆便有人擁護自己，辯爭起來，不怕不能勝利。他們的出發點就是爲自己，不是爲民衆，更不是爲國家民族，動機如此，所以在工作進行中，不擇手段，誘惑煽動，無所不用其極，等到民衆識穿了這個之後，自然什麽民運的功效也沒有了。

第二是缺乏嚴密的組織，過去做民運工作者之動機與手段既如前述，所以過去民衆組織工作，也大多流于散漫，一個團體往往只求份子的巨量增加，組織的極度擴大，沒有注意到廣大民衆間緊密的聯繫，和各部份行動的一致，上層的意旨不能使下層充分明瞭，下層的公意也傳達不到上層，結果，只看見上層和中層幾個領袖的活動，而不能發揮整個團體廣大的力量。

第三是缺乏嚴格的訓練。民衆運動的本身是在動員民衆與教育民衆。民衆因知識低下，不明白自己的任務，更不知如何完成任務，甚且會跑入了歧途。所以在動員他們起來的時候，必須加以嚴格的訓練，使他們成爲健全的戰鬥員。可是，過去的民衆運動，却大多忽略了這一點，即使有的訓練，也做得十分不夠。民衆的身心旣沒有健全的訓練，旣沒有力量，又認不清鬥爭的方向，所以往往給野心家利用爲從事政爭的工具。

第四是忽視民衆的利益。過去民衆運動，大多只是一時的利用，起初因爲恐怕民衆不起來，所以無計劃地提出解除民衆痛苦，改善民衆生活等口號，只求如何去煽動民衆，不顧慮到後來實施的方法與可能。等到個人的地位成就了以後，一切綱領，却完全變成了不兌現的空頭支票，使民衆感到莫大的失望，對政府失掉了信任。

第五缺乏清楚的認識。過去一般人不了解民衆運動的任務，是在集中力量，進行全民革命以爭取中國的自由與平等。所以他們的工作，並不以三民主義爲中心，使民衆理解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而以個人爲中心，他們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目的完全在于使民衆信仰自己，崇拜自己，把民衆當作發展個人勢力，爭取自己權利的工具。結果，個人的目的未必達到，而每一個民衆團體中，固常常會因一二領袖的鬥爭而發生內部的糾紛，即民運工作者中間，也因拉攏民衆，羽翼自己勢力，建立自己在民衆中的地位，而發生莫大的紛爭。

十多年來，民衆運動的所以不能夠有正大的發展，就是爲着這緣故。

(三)現在民衆運動的情形

在今日，民衆運動已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明白非開放民衆運動，發動民衆，組織民衆，使廣大民衆的力量與軍隊相配合，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但是儘管叫囂着，吶喊着，而民衆現在却還不能夠眞正動員起來，這不是怎麽一回事呢？

最大的原因，是各人對于民運主張的紛歧，有的說要給民衆以完全組織的自由；有的說要由上而下。由政府在旁加以監督指導，運動的方式究竟是以地方爲本位，作成縱的系統對呢？還是以職業爲單位，成爲橫的組織，或靈活的運用環境的彈性，採取適合于實際情形的各種方式對呢？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各人有各人的主張，紛紛異說，莫衷一是。

其次，是大家責備過嚴，不能盡力合作，在文化落後的中國，大多數民衆並沒有受過高深教育，要使他們起來，當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可以達到，而且這一件偉大的工作，並不是少數人所能夠担當得來。必須大家都負起一部份責任，盡可能的分担一些宣傳教育的工作，同時必須把自己所看到，所感到的事情，相互間作一種誠懇的坦白的商討，以促使工作的進行。如果徒然責備工作人員能力薄弱，責備民衆不起來，都不是辦法。

（明日續完）

學生，戰士！

雷石榆

平津已被握在日寇的魔手，
但握不死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看呀！
曾捲起「一二九」的暴風的學生們
也武裝起來了，
他們在農民之中，
在兵士之中，
結成偉大的義勇軍，
做着游擊的先鋒，
在故都的心臟，
在故都的四郊，
在四郊以外的要道，
英勇地襲着敵人，
奪取敵人的糧食充飢，
奪取敵人的武器打敵人，
他們用血爲同胞報復，
監禁，毒刑，槍殺，活埋的宽債，
他們用鐵血爲民族爭取，
解放，獨立，自由的未來；
在深夜的風雪裡，
在飢寒的交廹中，
在崎嶇的道路上，
時而爲整，時而化零，
街上火線，殺入敵營！
哦，北國的學生，
偉大的戰士喲！
新中國的歷史，
你們的功績輝煌在前面，
你們的鮮血，孕育中國的新生！

飢寒交廹的一群

——在汕頭難民收容所——

黃遺

在刺骨的晚風中，我和×××到第×難民臨時收容所去訪問那群苦難的同胞。

所址是一家電影院，地方很寬敞，很有條理地舖了二百多個舖位，每個舖位都是在草席的下面墊着草氈。

是晚上六時左右的時候，已陸陸續續地進來了很多人，每人領了一領薄薄的軍氈，過這嚴寒的冬夜。

「你們要來宣傳嗎？」當我們正在四顧找尋談話的對象時，這才發覺身邊站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睜着大眼睛注視着我們。

「不。我們是來看看的。你是這裡的？……」

他是這裡的管理人的弟弟，成天在這裡混，因此很熟識這裡面的情形。他滔滔不斷地把一切情形都告訴我們，我不禁驚異他那說話的天才。

這裏住的不是前方逃來的難民，而是本地一般無家可歸的失業者。

他們大清早便到街上去等待賣力的機會，幸運的賺到一二毫子，作爲三四日的食費，大多數是向人家乞得幾個銅子，買番薯吃，因此一個個都呈着病態的肥腫。

「好幾天前，阿毛（難民之一）因爲天天吃番薯，有時候連番薯也沒有吃，又沒有厚的衣服穿，因此就常常鬧肚子。有一天早上，人家都出去了，他遂不起身，我生氣地拉開他的被來，喲！被窩裡拉了一大堆屎，就給哥哥用藤條鞭打，第二天依然這樣，第三天竟不會起身了，哥哥以爲他在懶，強起他出去，他站起來又跌下去，這樣好幾次，而且漸漸在翻白眼，我們知道不對了，才急急把他用黃包車載到醫院去，後來聽說沒到醫院便死了。這些人很可憐，但也很可惡，他們常常偷拿這裡的電燈泡……」這是那個天眞的孩子，所告訴我們的眞實的悲慘的故事。

我們走到幾個難民的中間，蹲下去和他們談，從天氣談到生活，談到戰爭，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抗戰和他們的關係以及組織的必要等。他們對一向是生活於都市的，直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炸彈的損害，所以于這一切都非常明白，他們都切齒的痛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其中一個工人說得最爲沉痛：

「我們過去雖然艱苦，但壹天還有壹二毛錢可賺，現在是十天要賺一毫子都是很困難的。自己，父母，妻了都在餓着，我們不恨死日本仔麽？」

他們藴藏着無限的氣力，他們是民族解放的眞正鬥士，但他們都不得不在飢寒交迫之下漸漸走上死亡的道路，如阿Ｑ所走的一樣，這是何等重大的損失！且而誰能保證他們不會走到漢奸的陣營，爲敵人所利用呢？

讓這些力量滅亡，那是罪惡。讓他們爲敵人所利用，那罪惡更非可言喩！

我們不單要消極的救濟，我們更要積極的去組織，去訓練，去發揮他們偉大的力量！

本報招請各地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及應內地讀者要求，招請外埠經售人，凡各地讀者，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請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

本報營業部謹啓

本報徵求各地救運通信

本報爲集中救亡言論，開展各地救亡運動起見，歡迎前線抗敵將士以及各地熱心救亡工作人員，隨時將當地救運工作展開情形，民衆組織狀況，撰述通信，經常賜寄本報，字數長短不拘，本報當盡量披露。

本報編輯部謹啓

定戶注意

本報前在上海出版時，承各定戶訂閱，現頗多地址遷移者，請[illegible]告新近地址及定閱單號碼暨訂閱起訖日期，以便檢對寄奉。

本報營業部謹啓

救亡小叢書

在轟炸中來去（再版）	郭沫若著	一角五分
中日戰爭預測（四版）	汪馥泉編	一角
魯迅紀念集（再版）	任鈞編	一角
中日戰爭與國際	夏衍譯	一角
毛澤東會見記	汪馥泉著	一角五分
華中隨筆	謝冰瑩著	一角五分
民衆武裝論（再版）	李華卿著	一角五分
民衆總動員綱領	汪馥泉編	四分
抗日將領印像記	彭啟一編	一角

經售處：救亡日報社

對畫家們進一芻言

周志禎

我們華南的畫家和上海新到的畫家們聯合起來，集中畫筆的力量，負起抗敵救亡的工作。這種新的力量，無疑的，會產生一種非常的效果的。

從抗戰到現在，蜂起畫筆，奔到抗敵的文化戰線的人不算少，但不是組織的，統系的行動，在宣傳的方面說，僅是一隊不定輕重的散兵游勇。我們知道我國民衆識字的不夠百份之三十，而能看報讀宣傳文字的，恐怕不足百份之十，且一切宣傳，還不是以這不足百份之十的民衆爲對手，而僅僅在一部份文化人和一部份學生羣中打轉。這樣的宣傳工作，離普遍和深入，不知相去其幾千萬里。眞的，現在不能再遲了！我們的宣傳工作要普遍而深入，要使全民衆者伸出抗敵的拳頭，才能夠保持我們的最後勝利。宣傳是不能專靠文字的，要使百份之七八十的民衆，一看就懂，不但要懂，而且要燃燒起抗敵意識，發爲一種抗敵行動的，這就非靠我們的畫家們的畫筆不可。

歐戰時候，各國的畫人都畫着這種宣傳任務，而且收到莫大的效果。文化水準較高的國家，尚然如此，遍地文盲的我國，其急亟的需要和作用的宏大自不待言了。

不過如何才可以盡着這種偉大的務任呢？在今日以前，據我不大廣濶的閱讀範圍，許多書報的漫畫，及街頭的宣傳畫，老實說，是不足盡這種任務的。看吧，我們眼前的國難圖畫：一個兵士，拿着大刀，殺下一個日本兵的頭：或一個兵士高高舉着槍，喊着殺敵，或一羣的男男女女列一長列，大家聯合一致，這新宣傳畫的繪畫者的本心是我們應該感服的。宣傳效果呢，誰也不敢說沒有，但一定微乎其微。原因是：這種宣傳畫太概念化了，一般民衆看起來，祇知道那是一幅宣傳畫，實感缺乏，煽動不起他們愛國的熱誠。

依愚見，這時的作畫，應該適合民衆實際生活，而指示出這種生活的前途。使民衆一看，就有一種親愛感，使他們領悟到這次抗戰和自身的關係，這不僅圖畫如此，一切戰時藝術都該如此。與其畫幅拿大刀殺日本兵圖畫，不如寫一幅街頭難民的情況，母親携着一個抱着一個，眼中漲滿着悲憤和憤怒的淚。那都是日常親眼得見的事情，事實上又和他們非常有關的事情，和從腦子想出來的拿大刀殺日兵的來得好，我以爲。而且拿大刀殺日本兵也許有使民衆迷信大刀的惡影響。

其次，宣傳畫要捉着某一點事實，和當前問題聯合起來看，不能事實自事實，問題自問題。我們舉一個例子，歐戰時候，法國當時還有一些抱中立態度的人，和我們現在還有人對今次民族解放戰爭抱漠然淡漠的一樣。大畫家Forain（四年前死了）畫了一幅德機轟炸下的死難法國民衆，斷頭折足，加上一個標題，『現在還有中立的人嗎？』這何等感動人！自然，除了這種含義之外，尚有他的藝術的天才的力量，也是不容抹煞的。

當一班畫家們集中力量的時候，我想這種問題，一定是顧到。我對於圖畫是門外漢，不過我覺得圖畫宣傳的重要，對於畫家們又寄着深切的希望，因聊貢芻蕘之言。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紀念詩作者溫流

蒲風

人們也許如冷視新詩一樣的沒有把溫流詩人的存在放在眼裡，然而，大衆化與抗戰文藝之不可分性假如沒有人敢誹議的話，在今日，溫流詩人比較大衆化的新式之創建，是不會因其夭折而埋沒的吧！

眞個是恆星般的不滅的火——更何況溫流的詩是顯露着眞理的色光！

一年了，溫流詩人躺在郊外的坟墓裡，但是，別說其他方面，即使在詩壇上，「溫流」也已化成「狂潮」了，應該可以徵[illegible]了吧！

安息吧，年青的伙伴！

溫流週年祭

林淵

溫流，年青的伙伴，
勇敢的戰士！
你去了，
你撒下爭鬥的種子痛苦地遠去了！
從都市到農村，
從農村到都市，
你曾「握緊一枝槍」，
站在偉大的前哨
向人類的公敵衝鋒！
「你曾雄壯地爲祖國的
自由解放而吶喊！
「你曾熱情地爲世界被壓迫的民族的
自由解放而呼籲」。
然而你終於去了，
喊出「最後的吼聲遠去了！」
溫流，年青的伙伴，
勇敢的戰士！
現在，你期望的時代已經到來
你期望的新的國土將從血的原野產生
咱們將步着你未完的血路前進。
握起槍，
握起刀，
「用血，用肉」，
「衝進雪底下的山崗」，
衝過敵人的鐵絲網，
衝過敵人的炮火線，
趕掉瘋狂的鬼子！
「築起我們地上的天堂」！
然後「爲你築起偉大的墳墓」！
安息吧，
年青的伙伴！

目前廣州需要一出版集中運動

古堅寸

自上海失陷後，廣州的出版界誠然呈現了空前未有的蓬勃現象，大小刊物的出版，不下三四十種之多，但它們的內容之貧乏，是人所共見的。我們不但不能從其中找出兩三種以上的精粹刊物，並且其中有些還存在着共通的缺點，那便是轉載多而專作少。

當然，我們毫無理由去反對一些有歷史價值和現實性的文獻之重印，以及作爲民族解放戰爭進程中每一階段，每一瞬間的行動指針的理論之轉載；但我們必須認淸如下的前提條件：第一，應該有計劃地轉載，並且所轉載的必須不失它的時間性；第二，轉載的目的，是爲着使作爲民族革命的現階段底行動指針的理論之普遍化和深入化，絕對不應因爲有利可圖，或利用作替自己的刊物打開銷路的幌子。

我們試檢討一下廣州的文化界，特別從出版工作方面去評價廣州的所謂文化人，無疑的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根深帝固的「門戶之見」，依然普遍地存在着。你來辦一個雜誌，我來辦一個刊物，其目的是爲着什麽？一句話，那便是不願意讓人家「出風頭」，要自己來「出風頭」。如果自己所出版的刊物確實能針對着客觀的要求，提供出許多雖不「寶貴」但也「扼要」的意見，站在文化救亡的目標之下工作，我們是沒有理由去反對的；但目前在廣州所看見的什麽文摘，什麽論壇之類，不特看不出它們中有什麽「獨到」的見解，而只是竊着幾篇別處已轉載過的文章來維持，更糟的是所轉載的文章已失掉時間性，這是出版上的浪費。

並且，我們必須加以注意的是：一些所謂文化人，看到了某某書店出版的刊物銷路特別好，某人的文章特別多人看，於是便在自己出版的刊物上隨便加上某某書店出版的字樣，或將某人的文章再三再四地翻印，把定價抬高，於是許多讀者因爲信仰該書店的名望和某人的理想，所以無暇加以細察便買回來。及至買了回來方知道中了文化界的市儈主義者之奸計！這不特有損該書店的名望，甚至是便利了希圖破壞該書店和某人以至某人所代表的團體之威信，舉例來說，不久之前，廣州曾出現了一種叫做「大路」的刊物，銷路極好，於是一些托派份子，便將「大路」兩個題字製了電版並仿照該雜誌的形式排印自己所出版的「大路」，一方面希圖混亂讀者的視聽！同時是進行其散播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托匪的理論！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市儈主義行爲，而是一種無恥的毒計了。這種行爲是特別値得文化界注意的。

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負有特殊艱巨的任務的文化人，不特不應該再停留於宗派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的觀念和行爲上，而相互作「揚名」的競賽，相互磨擦；而且應該精誠合作，團結起來，在同一目標下作切切實實的救亡工作，來一個文化救亡工作的「斯泰哈諾夫運動」！

因此，目前廣州應有一個出版集中運動，這對於文化救亡的效果，和避免浪費，顧及讀者的購買能力等實際情形上，是必需而且應迅速舉行的。

我們必須理解：出版集中運動，不是言論和出版的統制，而是言論和出版的有效的，有力的團結。在這種運動中，不特可以節省出版方面的人力和財力之無謂浪費，而且可節省讀者方面之購買的浪費。

熱情的再會

丹尼

一個朋友告訴我：羅叔章先生很想會見我們廣州的工作婦女，要我也去見見她。

羅叔章先生在「婦女生活」的文章中，第一個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裏，她和一切實踐的革命者，使我發生同樣的敬愛的情感，她的文章有實際的工作內容，讀她的文章會使人感到一個有力的推動，鼓舞着你向一個光明，艱苦，工作的路途跑，在我的腦海里：我總構成羅先生是一個很深的，熱情的，樸素的，實際工作的人。

在七日的早上，有一個中大抗日先鋒隊的成立典禮，但將近十二時，我逃出禮堂外了。這是因我討厭着冗板的，長沉的開會形式（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我知道他參加了十多個救亡團體，他終天奔走在「開會」，「成立」的形式一兩個集會上我曾碰過在他，會議毫無效果。我見他在這個會議上坐坐，那個會議上坐坐，一天的時間又過去了。有時他甚至半途退出，忙着趕赴二，三處集會，每天他仍然是忙得要死。）一方面也是我對羅先生的熱情，急欲一見。

剛剛一時我們到了新亞。我和着李君，她是在上海務本時羅先生底學生。但羅先生等却還未有回來，這裏我和着李莉很淘氣的頑笑着；推正在淘笑着，突然房門動，走進兩個女人來了。走第一步的那個中年婦人看見我，急急的伸出她的手，把她的手緊緊的握着，這一刻們的溫情，微笑，熱情的話語，緊緊的握手，使我感動到木然的站着了。這一幅師生的——慈愛的，熱情的母女相逢圖，使我深刻的感動着，這樣的壹個思想通過了我的情感：羅先生是一個母親，一個良師，一個可親的，和藹的，有着孩子的天眞，和熱情的人。

羅先生的額上，頰上已有縐紋；但她看見我們這些青春活潑的女孩，她的縐紋上都刻滿了微笑了，她的感動好像我們看見她的感動一樣。這一個小小的房子擠滿了廣州的數個婦女團體，十多個年輕的女郎。陽光照到每個頭髮上，都看出了青春的記號，和愉快熱情的笑痕。這樣子熱情的話語的飛擲是太不成了，好像是媽媽，女兒的話永遠說不完的，徵笑地蚄在房邊的年青的郁風先生忍不住說：「這樣子不成，羅先，我看你還是好好的坐起來給她們報告上海婦女工作的經過吧。「羅先生果然徵笑的，正經的坐了下來，她不能禁止自己的說，實在我太感動了。我看見了這班年青的，活發的女孩，我便覺得廣州的有希望；光明，蓬勃，使我留戀廣州。羅先生開始坐着報告上海在撤兵前後的婦女救亡工作，工作的報告和七日她在「救亡日報」上發表的差不多，她說在撤兵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時一般的救亡工作態度都很好，但方式已不能照舊，[illegible]